

歷城民間文學集成

少數民族民間故事專輯

济南市历城区民族宗教办公室
济南市历城区文化局

历城民间文学集成

资料本(三)

一九九〇年四月

编 委：纪经生 何 宁 赵曰亮
关 涛 李全仁 党延志（回）
主 编：关 涛 李全仁
责任编辑：李全仁 党延志（回）
责任校对：赵曰亮 党延志（回）
封面题字：李兆彩
印 刷：济南市历城区机关印刷所

编 者 的 话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各兄弟少数民族在自己的悠久历史中，不仅创造了无数社会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各兄弟民族中的民间故事更是其中的瑰宝。这些数量浩瀚、绚丽多采、富有民族特色的民间故事，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弘扬民族文化，发掘、搜集和整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遗产，加强兄弟民族间的团结和文化交流，促进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我们按照省、市民委和省、市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的要求，在前段工作的基础上，最近，重点组织进行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集成工作。

中共历城区委统战部、历城区民族宗教办公室和历城区文化局于一九八九年未专门作了部署普查工作，组织区第二文化馆和党家庄、仲宫、十六里河、桑梓店镇民族工作干部和文化站的干部，先后走访了党西、仲北、并渡口东村、老寨、小寨、矿村等十余个回族聚居村和杂散居村，向三十多

位民间艺人搜集采录了宗世代口头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五十多个，经过筛选和精心整理，已编纂出民间故事二十一个。

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回族群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歌颂了他们勤劳朴实、扬善祥和、疾恶如仇、热爱人民的优秀品德，为我区民间文学宝库增添了宝贵财富。

现在我们将上述作品编辑专辑，以唤起社会各界对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关注和支持，并为山东省和济南市少数民族文学集成提供资料。

这项工作得到了区委、区政府领导的重视、关心和支持，区政府在资金上专项拨款，区委领导同志在百忙中对每篇稿件进行了审阅修改，市伊协的领导同志也给予了很大指导帮助。

在此，特向支持和关心这项工作的各级领导和同志们、朋友们表示感谢。同时并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九〇年四月五日

目 录

四掌教杀鬼	(1)
争公爹	(4)
念别字	(8)
隔豆点石	(11)
说实话害自家	(13)
机灵鬼巧治妖僧	(16)
雁燕对话	(19)
鱼燕相争	(24)
打唬	(26)
溜沟子	(29)
画虎	(30)
抱驴	(33)
丁巡抚巧断元宝案	(36)
跋拉岭的传说	(44)
酒鬼	(46)

刘二分种	(50)
鹿狼结拜	(54)
王壮汉和石狮子	(56)
乌盆告状	(57)
王斌打擂	(59)
常四把传奇(节选)	(62)

四掌教杀鬼

早年间有个叫马魁的回民穆斯林，远离家乡在一个村的寺里当四掌教（专门给回民宰牛宰羊的职务）。有一天他接到家信，说母亲病重让他赶快回家。那时天下不太平，为了自身的安全，他把宰牛刀用白布一包，别到腰里，穿上大褂就上路了。走到天黑，在沿路一个叫城隍庙的村子里住了店。

他刚睡下，听着街上吹吹打打，象娶媳妇的。可仔细一听，后边又有哭声。马魁想：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起了床，打算到街上去个究竟，可掌柜左劝右说就是不让他去。马魁再三追问，店掌柜才说：“庄南头有座城隍庙，城隍爷每年要娶一个媳妇，只见去不见回。谁家的闺女肯去呢？有钱有势的庄长逼着有闺女的各家抓阄，谁抓着谁就得去。今年抓着的这个女孩子才十五岁，硬是娶了去，现在正往庙里送。所以家里的人跟在后边哭。”听店主这么一说，马魁非要亲自去看看不可。

马魁把宰牛刀别到腰里上了街。到街上一看还真热闹，

前边有吹鼓手吹吹打打，后边是一顶花轿，再后边，跟着送行的有好几百人，进了城隍庙。只见宫灯高挂，众人跪在庙前磕头如捣蒜。祈求城隍爷保佑百姓平安。

半夜时分，人已散尽，庄长用大锁锁了庙门。马魁悄悄藏在城隍神后边，他要亲眼看看泥巴胎子怎么和姑娘拜堂成亲。

那姑娘身着红装，头顶蒙头红布，盛坐在城隍神面前的供桌上，早已哭成了个泪人。

忽然，外边传来一阵怪叫，庙门“轰”的一声开了，一个恶鬼一蹦一跳的闯进来。只见它绿眼睛，红鼻子，长舌头披头散发。马魁看见吓的头皮直炸。那恶鬼来到供桌前，朝姑娘扑过去，紧紧把她搂住。那姑娘早吓的象一滩泥，一动不能动了。看到这里，马魁一不做二不休，一个箭步蹿上去，“哧”一刀正刺中恶鬼的心窝。那恶鬼蹬腿几下，不动弹了。

马魁掀开姑娘的红头布，说：“小妹妹，别害怕，那恶鬼叫我杀死了，赶快回家去吧。”

那姑娘早已吓得不醒人事。马魁把她背起来，带回店里。店掌柜一见大吃一惊，埋怨说：“你这客人，怎么把

她背到店里来了呢！得罪了城隍爷怎么得了！你可惹下祸了！”

马魁说：“什么城隍爷？一个恶鬼，早叫我杀了！”

这时姑娘缓醒过来“抽抽达达”一阵哭泣。马魁把姑娘送回家去，姑娘的父母两眼早已哭肿，做梦也没想到女儿还能回来。听了马魁的叙说，又是喜又是怕，对马魁千恩万谢。马魁说：“二位长辈放心，往后再也不会发生城隍爷娶亲的事了。”他拱手告别，扬长而去。

四掌教杀鬼的故事传开，城隍庙成了阴森可怕的凶地处，好久没有人敢进庙去。后来被野狗从庙里拉出一具腥臭的尸体，大家认出来了，这原来就是那个作恶多端的庄长。

讲述者：金茂荣，男，已故，回族，仲宫镇并渡口东村

记录整理者：李全仁，男，52岁，汉族，文化馆干部

采录时间：1985年4月

采录地点：仲宫镇并渡口东村

流传地区：当地

争 公 爹

这个老头有仨儿，都娶了媳妇，分家过日子。老大有俩孩子，老二一个孩子，老三才娶了媳妇，就小两口过。老头和老妈妈一起过，日子过的挺舒坦。

快过年了，老头家里牛羊肉咧，细作菜咧买下不少；推下的面半年也吃不了。老妈妈想，头一回买下这么多好东西可借孩子们分了家不能在一块吃了。一烦恼就病了，也没治好，离过年不几天老妈妈就死了。光落了老头自家咧，难为的他了不的。

这三个儿媳妇看着老公公的东西眼红啦。大媳妇对自己的男人说：“不如叫咱爹跟着咱过年哩，咱爹买下这么多好东西，咱大人孩子的也跟着沾点光。”老二媳妇也这么想的，老三媳妇不用说也这么盘算着。

第二天一大早，三个儿媳妇都上老头屋里去咧，大媳妇说：“爹！没俺妈咧，跟着俺过年去吧，俺当老大该管你。”二媳妇说：“爹，跟俺去吧，俺挺富裕，你想吃么给你做么。”三媳妇说：“爹！俺没小孩、屋里干净，也不乱的你慌，可

清心理！”

老爹说：“你仨都说的挺好，我跟谁去呀？不能有偏有向啊。”

大儿媳妇认几个字，有点小才分，她说：“爹！你出个题目俺仨媳妇作诗吧，你掂量着谁作的好你就跟谁去过年去。”

老爹说：“我是个大老粗，不会出题目。”

大儿媳妇说“随便你出个什么题目都行。”

老爹说：“好！你们娘家爹是干么的，就捉摸着你们娘家爹的事作吧。”

大儿媳妇说：“行啊！俺娘家爹是教书先生，我先作：

诗经书经和易经，

俺上上房请公公，

要是跟俺过年去，

好吃好喝好照应。”

老爹一听，说：“你的不孬，我跟你大嫂过年去咧！”

二儿媳妇说：“我还没作呢，说的谁作的好跟谁。”

老爹说：“那么你再作吧。”

二儿媳妇说：“好！俺爹是个行医的先生，我作咧。

木瓜黄连和友冬，
俺生上房请公公，
若是跟俺过年去，
兜了痨病有蜜灸甘草六路通。”

老爹说：“我^{有痨病}俺二儿媳妇想的挺周到，我跟她过年去。”

三儿媳妇不让咧：“你上哪走哇，我还没作呢！”

老爹说：“你作俺再听？”

“俺爹是给牲口挂掌的！”

老爹一听吓的倒退了三步。三儿媳妇上去就抓住他的辫子咧！老爹“哎哟！”一声，她又抓住老爹的胡子，她说：

拽住尾巴抓住鬃，
我上上房请公公，
若不跟我过年去，
戴上嚼子狠狠的拧！”

老爹一听吓的浑身发抖，就只好跟着三儿媳妇过年去了。

讲述者：米兰英，女，82岁，回族

记录整理者：李全仁，男，52岁，汉族，高中，文

化馆干部

采录地点：历城区党家庄镇党西村

采录时间：1990年3月10日

流传地区：当地

念 别 字

济南芙蓉街往北有座孔庙。这天来了两个逛庙的，一个叫张三，一个叫王五。这两个人挺酸，论文化程度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他俩来到庙前，一进门看见墙上有块立额（不是匾，匾是横的，立额是竖的），蓝底金字，上写“文庙”二字。王五说：

“三哥！你看这字写的多好哇，可能是王羲之题的。”

张三说：“嗯！这两个字是不错，你知道念什么吧？”

“这不是‘丈庙’么”。

“兄弟！错咧。不是‘丈庙’，明明‘是‘文朝’。’”

“丈庙！”

“文朝！”

他俩争了一阵谁也不服谁。张三说：“咱俩打个赌”我念对了你请客，你念对了我请客”。王五说：“行！行！”

俩人往庙里走，刚到二门，从里边出来个小和尚，小和尚背着个黄兜，兜上绣着两个黑字：“打斋”。

“哎！小师傅，慢走！”

“什么事啊？我这里忙着哩！”

“只有两句话说：立额上那两个字，他念‘丈庙’，我念‘文朝’，俺俩谁念的对呀？”

“我哪有功夫给你说这个，我忙着给俺师傅‘打’齐去！”

“呵！，你这小师傅，明明是打斋，你说打齐，谁教给你的？”

这时从南边过来个教书先生，手里拿着本字典。张三想正好问问他。就问道：

“老先生！外边有个立额，我念‘丈庙’，他念‘文朝’俺俩谁对？这个小师傅兜上明明写的‘打斋’，他说‘打齐是不是错咧？”

老先生说：“哎！你一猛问不行，我得查查字典。”他也说错了。王五说：“好哇！老先生，明明念字典，你念字凹，你还是教书的先生，你这不是误人子弟吗？这个事咱得打官司！”简短截说吧，他俩加上小和尚连老先生就来到大堂了。大堂上有一块大匾，这个匾是给前一任县官送的，上边黑底金字，三个大字：“赛东坡”。这是奉承县官的能耐

赛过苏东坡。县官升了堂，一看这四个人就问：

“你四个人为的什么？”

王五说：“俺兄弟俩磕头，外边一个立额，我念‘丈
庙’，他念文朝”，俺俩谁对呢？”

“和尚魏”？

“我的黄兜上有俩字，我念‘打齐’，他俩说‘打
斋’，谁

“老先生你呢？”

“他猖狂一问我，我也说不上来，我说查查字典。”

县官听罢，把手一扬说：“哎！”你们几个都错咧。我
说给你们听吧：

丈庙文朝两相异，
和尚不该说打齐，
哪有先生查字典，
抬头看看，我赛东坡！

讲述者：左明玉，男，回族，62岁，农民，初小党
家庄镇党西村

记录整理者：李全仁，男，汉族，52岁，文化馆干
部高中

采录时间：1990年3月11日

采录地点：党家庄镇党西村

流传地区：当地